



花园变菜园

□张新文

父亲去世后，母亲虽然舍不得老屋和房前屋后的菜地，但考虑再三，她还是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跟我们住到了城里。住到城里的母亲，跟走亲戚一样，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事重重，就好像儿子的家不是她的家似的，甚至，心急上火，牙也痛了起来。

医好母亲的牙，我和妻子就私下里商量，得想办法不能让母亲闲着，一辈子劳碌惯了的母亲，叫她停止劳作，那不是在害她吗？

妻子说：“给妈整个小菜园吧，她在家就喜欢安排菜园，我们可没少吃她种的蔬菜，你瞧，这些雪白的冬瓜干还是妈给快递过来的呢！”

“城里寸土寸金，哪来的土地啊？”我质疑。

“咱家不是有个大阳台吗？就给妈做菜园，既给她老人家找了事做，也给她老人家找了乐子。”

妻子的一席话，说得我茅塞顿开，只是阳台上那些盆盆罐罐的名贵花草，可是妻子的最爱啊！上次同事女儿的店铺开张营业，我想借花献佛，可爱花如命的妻子说啥也不同意，她说我不养花，不知道养花人跟花花草草间那份默契相守的感情。

我说：“阳台那些花花草草怎么办？”妻子道：“能移动就换个位置，多余的就送人吧！为了老人，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很快，我们就把阳台清空了，并从单位食堂里拿了些泡沫箱，底部钻几个透气孔，装上肥沃的细土，而后整齐有序地排放在阳台上。我又到超市买来塑料软管和喷头，装在阳台的水龙头上，这下母亲高兴了，说：“万事俱备，只欠娘这个东风了。种菜娘可是能手，你们负责吃就行了。”

很快，网购的辣椒、番茄、青菜种子陆续都到了，母亲把土用小铁铲挖成块状，让它晒几天，再喷水耧成湿土，而后撒上青菜种子。那时天还很冷，辣椒和番茄是需要催芽的，母亲就把辣椒和番茄种子用温水浸泡，而后去水盖上湿润的纱布放在灶台边，因为那里温度会高些，有时她还会把催芽碗揣到怀里暖种子。我们笑她待种子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么地珍视。

有事做的母亲，再也没有不适的时候，整日乐呵呵的，像个开心果。

番茄开的是黄花，像小星星点缀在绿叶间，虽然花开了不少，就是不结果，我们就很纳闷，问母亲，番茄怎么只开花不结果呢？母亲说，不要急，你这阳台蜜蜂和蝴蝶飞不进来，也没有风吹，授粉就很困难，窗户打开风进来会有果的。果然，没几日番茄就挂了毛茸茸的果来。

后来，母亲把熟了的番茄摘了，要我们炒来吃的时候，妻子说：“看市场里番茄红红的多有卖相，你这没有红怎么吃呀？”母亲说：“你们不太懂这个，抹上催红素会很快红，可那是绿色食品吗？就这样炒鸡蛋，保你喜欢吃。”那天午饭有母亲种植的番茄炒鸡蛋，特别好吃，吃出了老家的味道。看着我们的贪吃相，母亲笑了，我和妻子也会心地笑了。

阳台上的菜园，就是母亲的精神家园啊！

兄妹

□era Eth

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医生说活过30岁很难，甚至有说活过10岁就很不错的。家里就又生了一个孩子，是妹妹，比我小5岁。

有个妹妹还蛮有趣的。而且妹妹很乖，她才几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她睡着的时候一家人要出去，我去晃醒了她，爸妈都担心她会哭，结果傻丫头看着我笑了。

10岁以后，我的心脏就有些不堪重负了，指甲、嘴唇都会泛出紫色。妹妹有一天惊奇地发现了，很有趣地问我为什么。

我俩坏事也一起做了很多。比如从三楼往下扔“摔鞭”，不慎点着过干草丛；或者在阳台上烧纸玩；还有搭灶台烤蚂蚱吃这一类。包括带她玩游戏，从游戏机到单机游戏到网络游戏，她玩起来永远都是个小孩！后来有一次她写作文的时候说受我影响想要当一个IT人员。其实我也只是稍微懂一点点，但妹妹一直把我当成一面旗帜吧，反正她在作文里一直这样写。

或许小傻丫头还是长大了一些，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晚上再在我床上赖着睡就会被爸妈强行拖走。然而有时候第二天早上爸妈会发现妹妹不在卧室：咦，你怎么又来你哥床上睡！

经历一番曲折后我的高考成绩还不错，专业选择了法学。小丫头读高中了，高一的时候谈恋爱，跟爸妈大吵一架。我给爸爸写信隐约地谈了我的想法，后来这事似乎较为和平地解决了。我相信她，就算担心很多，还是相信她能分清主次，何况我自己也曾在感情上摔过跟头，谈不上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她。然而，小丫头成绩还是不错，并且越来越拔尖儿。我则略微地从泥沼里走出来一些，但是身体已经不能支撑我享受大学生活。我退掉了社团和其他学生组织，不再当班长，甚至学习也不太能保证，最终毕业几乎也要靠老师照顾一下。

我毕业了，小丫头也高考了。记得考前两三天，一家人在考点附近陪她住，高考头一天晚上小丫头紧张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着。好在结果尚可，最后录取到某大学医学部。家里有些不舍得她去学医，可她却兴致盎然地说这样才有趣啊。

小丫头每次回家开口先叫我，整个人扑过来挂住我，赖一会儿才去换衣服换鞋子，然后再扑回来挂住我。每次离家也都会先跟我赖一会儿，认真地说再见。

去年下半年，我身体开始更加不好，爸妈希望我结婚，也有一个女孩子愿意陪伴。我起初很纠结难过，但后来想了很多，甚至也跟妹妹聊。或许因为不谙世事，妹

妹是最能体会我某些心情的人。她会说你不想结婚就不结了；她会说你们的感情明明不是你最期待的那种；她会说这件事你不要管别人只要考虑自己就好了……只不过，我终究不能按着她的想法任性。或者，也真明白自己不能再在感情上摔大跟头了。至于我对她说，父母在，不远游，我结婚了，你也可以更自由些。我却似乎感觉到遥远的那一头，她仍像那个小小的蜷在被子里、缩在墙角的小姑娘一样，满脸都是不甘愿的眼泪。

我身体时而好，却终归又不好了，但还是在十二月初再度去了医院。起初只是因为下肢浮肿而做的“一般性质”的调养，就像这么多年每年都会有的一两次一样。在电话里也对妹妹说，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然而一两个星期以后却突然恶化了。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肾衰，下肢水肿，因而限制饮水，更不要谈饮食。纵使允许吃，那样的状况我其实也吃不下什么。咯血痰，或者用机器去吸。那血样的泡沫，似乎像极了我的人生。然而妹妹不知道，或者说，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而我希望她不知道。我希望她心里的我从没经历过这些，我希望她还能笑着跟我通电话，我希望她还能像只小动物一样扑到我身上。然而再不会了，一切从我降生就已经注定。

经过两天抢救，第三天晚上，我以为我起码能再给她打一个电话。当我血压低到不足以被测到，妈妈说，你不是还要给妹妹打电话吗。灵魂或许试图从混沌中撕个口，然而从我降生时就已经注定了世界的不收留。我终究没有能够给她打这个电话。活过三十岁，对我而言果然太难了。

我的妹妹，我希望你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决定美好与不美好、决定生存与毁灭。我希望你知道，假如你爱你的家人，请说出来，告诉他们你有多么牵挂。我希望你知道，珍惜每一次相逢，也要记得认真说每一次再见。我希望你知道，假如有一天终究敌不过现实，傻丫头，起码我还在呢。另外，假如我没有能做一个更像哥哥的哥哥，你，大概是会原谅我的吧。

.....

这些我都不能告诉她了，然而这些，和更多的那些，我都会亲口告诉她。

是的，这是我替哥哥写的。祝福天底下所有的妹妹们，因为你们还有珍惜的机会。祝妹妹和哥哥都能幸福。我会做一个认真的医生，保护你们，不要遇到我受到过的伤害。

半个医生

□徐俊霞

周末，我给家里打电话，老爸说他这几天头晕，在床上躺着，猛一起床，就觉得头晕目眩，天花板、家具都在转！他去卫生院看，大夫给他量了血压，血压正常；做了心电图，心脏也挺好。大夫说就没见过这么大年纪心脏还这么好的人！我妈在一旁抢过话筒说：“你爸可能是捡玉米累着了！”我问：“他捡了多少玉米？”我妈说：“至少有五六百斤吧！”

自从夏收后，家里的几亩口粮地就租了出去。但秋收的时候，老爸闲不住，便去田野里捡玉米。现在农村秋收都是机械化作业，田地里多多少少都会落下一些玉米。

老爸这个人向来不服老，70岁的人，还以为自己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干活不惜力气不说，还要工钱。捡了一个月玉米，便落下了眩晕的毛病。

我便去社区医院咨询相熟的大夫：70岁，男性，血压正常、心脏正常，眩晕是怎么回事？大夫说：引发眩晕的原因大多是脑供血不足、低血糖，还可能是耳石症。

患耳石症的话，身体掌握不了平衡，起床、侧身、翻身都会头晕，这个基本可以排除，老爸只是起床头晕。低血糖的话也好说，兜里装几块糖，感觉不舒服时，吃一块糖，补充一下糖分就行。但低头动作频繁引发的脑供血不足，就得吃药了。

我打电话问了一下乡卫生院的药房有没有治疗脑供血不足和眩晕的药，加了对方的微信，微信支付下单了两盒药。我又打电话让我妈去医院取药，把医生的话反馈给我爸，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休息、干活、打牌、钓鱼，要劳逸结合！

父母上了年纪，我逐渐也成了半个医生。我妈63岁那年，查出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在县医院住院一周，出院后就药不离手了。住院的时候，大夫给我妈办了一张大病医疗卡，那两年，老妈手里有大病医疗卡，吃药还舍得。后来办大病医疗卡需要年审、需要重新住院。而不到万不得已，老人几乎都不愿意住院，我妈也不例外。于是我决定自己买药。为了给我妈买到合适的药，我几乎跑遍了这座城市的每一家药店，问遍了每一家药店的老板。别的不怕，我就怕老人为了省钱，私自停药、断药。邻居一个阿姨和我妈年龄差不多，也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需要常年吃药。为了省钱，那个阿姨经常不吃药或者少吃药。身体不好，吃药还断断续续，结果她今年病情突然严重，先后进县医院三次、市医院一次、省医院一次。进县医院那几次，生命垂危，三个儿女生意也不做了、工作也不干了，成天忙活着在医院给老母亲陪床。我可不想那样。

因为老妈的病，我平时特别留意高血压和心脏病方面的医学知识，看到有用的文章就存下来。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都嘱咐我妈：饮食要低盐低脂，炒菜少放盐；不爱吃钙片，就多吃牛奶虾皮之类；平时要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水果生着吃闹肚子，就蒸着吃、煮着吃……

我给老妈网购的腕上自动血压计，老妈说测量结果不准确。为此，我学会了用水银式血压计量血压，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妈测血压。说实话，我以前连体温计都不会用，自己感冒发烧，烧到38度，都浑然不觉。没想到，因为父母，我成了半个医生。